

黑色 风流



上

黑色风流

上

〔美〕乔纳森·布莱克 著

袁国强 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

六月二十四日。詹姆斯·勒·罗斯恰特的波音727/100私用专机上，为他安装有一张躺椅。机上所有乘客，都是他的雇员。他传下话去，想独自躺一会。随员们都安静下来。

他透过他侧面的窗子朝外看着，满意地咧嘴笑了。粗糙的面部浮现出一股发自内心的快慰。

中国政府的大批高级人员来到北京机场为他送行，再次表现了他这次中国之行获得的成功是重大的。

四位空中小姐在这架波音机上作机舱招待员。其中一个走来，向罗斯恰特问道：“你想要些什么东西吗？罗斯恰特先生。”

“照老规矩来一点吧。”罗斯恰特回答说。

“一杯丹尼尔威士忌，双料的？”

“对的。”

空中小姐微笑了一下，但又显得有点犹豫，嘀咕道：“罗斯恰特先生。”

“嗯？”罗斯恰特抬起粗眉，不解地回头瞅着这娇小的空中小姐。

“我……我是说，”空中小姐送了个媚波，“可以表示

祝贺吗？”

“噢，如果你愿意的话，”身躯硕大的罗斯恰特耸了耸肩，滑稽地摊开双手。长期日晒风吹得呈褐红色的脸上，更红起来，显然兴奋了，“当然是可以的。”

这女孩抿着笑，欢悦地朝飞机尽头休息间贮藏丰富的餐柜走去。罗斯恰特的灰眼睛含着微笑，一直跟着她的身影。当这女孩带着他的饮料转回来，把它放到他前面的桌上，罗斯恰特伸出大手，把她一揽，搂到胸前。

“啊，罗斯恰特先生……”女孩子软软地瘫在罗斯恰特怀里，娇吟了一声……

波音飞机上的罗尔斯——罗伊斯牌的两个引擎，充满活力地轰鸣着……

女孩走了。吉姆·罗斯恰特眼里闪耀着满意的光芒。他仍没有喝饮料。而是把手伸进表口袋里，拿出一根金链子来。金链子上垂着一个小饰物。在那隆起的一面，有一个镶成羽毛形状的带有黑玛瑙的金质石油井架，象征着一个喷油井。很久以前，他把它作为带来运气的象征，接受了这根链子。

他沉思地把它夹在大而粗壮的手指间。手指轻轻地摩娑着这小饰物。沉浸在成就带来的欢快之中。他已经成功地与中国政府官员在最后一轮严肃的谈判中，达成了协议。他将要为他的公司赢得一项潜力价值八十亿美元的重大成果。在北京取得的这一成功，将成为他在石油工业壮观的事业中的一个丰碑。现在他在渴望回家了。急于回去实施他已经开始的这一规模宏大的计划。

飞机开始朝下滑翔飞行。

罗斯恰特把金链子和带喷油井架的小饰物放回表口袋。伸手拿起那杯威士忌来，慢慢地饮着。

飞机降临了地面。罗斯恰特喝完威士忌，激动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德尔翰牛牌烟草，卷了一支烟点燃，一口接一口抽起来。

这件用蓝漆涂着罗斯恰特国际石油公司字样的白色波音727飞机，降落在巴黎市外的俄利机场，是当地时间差不多下午一点的时候。它只停了一会儿，让那些陪同詹姆士·勒·罗斯恰特到北京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下了飞机。罗斯恰特和他们一一握手，对他们为他在北京与中国人作交易最后成功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接着飞机享受了跑道的优先权，滑到一长排商业飞机的前面，起飞向尼斯飞去。

四十五分钟后，这架飞机在尼斯降落了。

詹姆士·罗斯恰特很多年以前，给正处于危急时期的法国造船厂提供了五千五百万美元，双方达成了建造油船的合同。为表示感谢，查理·戴高乐总统授予这位外籍的美国石油亿万富翁以荣誉军团军官的称号。戴高乐还宣布，詹姆士·罗斯恰特在法国的所有海港口岸享有永久的口岸自由。于是，这次在尼斯跟他以往需要这样时一样，罗斯恰特避免了入境和海关手续，立即转乘一架正在等着他的——也是属于他私人的——埃鲁那特直升飞机。

这一天罗斯恰特为享有这一特权特别感到高兴。因为，如果他在尼斯机场滞留，被人知道，那他一定会被法国新闻界的人士包围。尽管他自己也为在中国取得的成功感到欢欣和骄傲，但他还是宁愿避开这些报界人士。两个多月来，整

个世界一直越来越深地陷入恶化的能源短缺的困境。这种由于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加在各国家的又一次石油禁运造成的危机，被新闻界称为“第二次全球能源危机”。记者们一发现他这石油巨子，那将会无休止地想从他口里得到最新新闻的。

“让我们回家吧，——马上！”罗斯恰特以异常的敏捷登上飞机，吩咐直升飞机驾驶员。他深沉宏大的男中音，轻易地盖过了引擎懒散的鸣叫和旋转缓慢的螺旋桨的咣当声。他不听劝阻，坚持要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

旅程不长。直升飞机离开地面，沿着天蓝色的海岸，朝西南方向飞去。不久，埃鲁那特降落在波纽的直升飞机机场。

詹姆士·罗斯恰特的靠近安提比海岸的巨大庄园就在这里。这是他在两个半球上所拥有的所有庄园中他特别喜爱的一座。

这座宅邸的主要建筑，具有地中海别墅式的风格。拥有七十四个房间，显得富丽堂皇。周围围绕着些较小的建筑物。全部建筑按着美学的和谐而建造。其中一座建筑是他的助手们和秘书们的办公室。波纽对拥有者来说，不仅仅是居住地，它还是詹姆士·罗斯恰特对他遍布全球的商业企业网实行最后权力和控制的司令部。

一个名叫迈丁的英国男管家看到主人到来，流露出真诚的高兴。他对罗斯恰特取得的成功，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谢谢你，迈丁。”罗斯恰特的口气显得很得意，“事情确实办得好极了！华奈丝小姐呢？她在哪里？”他询问地抬起了他那粗眉毛。

“先生，华奈丝小姐去巴黎买东西去了。今天下午会回

来。”

奇怪！詹姆斯·罗斯恰特心里想道，我这心情不知什么时候这么好了！如果是以往，当他从一次漫长的旅行后回来，他的女人中如果有一位不在，他会激动，甚至暴怒起来。而今天他却无动于衷，几乎是不在乎了。

“斯奈切特先生午后不久就到了。”迈丁告诉罗斯恰特，“还是安排他住在他平常住的房间。”

“他现在哪里？”

“在您的书房，先生。要我去告诉他您回来了吗？”

“不用了，我这就到他那儿去。”

罗斯恰特转过身，迈开长腿，步伐活泼地朝后面的一条走廊走去。他还是十分兴奋。走廊的台子上，摆着一钵钵刚从庄园花园里采来的鲜花。墙上，悬挂着华丽的印象派和罗斯印象派的收藏画。一张是休那特的。一张是奈尼特的。两张勒万斯的。一张赛占恩的。

詹姆斯·罗斯恰特的书房宽敞，天花板很高，从宽大的窗户看出去，大片的花园和草场缓缓地通向一片广阔的白色的沙滩，地中海就在沙滩边。书房里凹进去的书架边有一个大壁炉。墙上有几张野兽派艺术家的画。罗斯恰特工作时，总似乎要从那带有爆炸性的颜色中吸取力量，他认为它们那具有形体的歪曲线条，从某种方面反映了他对生活和周围世界的个人看法。房间里的家具在实利主义的功效和奢侈的安逸之间达到了理想的平衡。

赛缪尔·斯奈切特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正看着一本书。当罗斯恰特进来时，他跳起身来向前走了一步。两个人握手，相互微笑，他们致意的方式是长期的亲密关系、完全相

互信任依赖的见证。

他们的身材成为鲜明的对照。赛缪尔·斯奈切特不到五英尺九高，比高大、阔肩、肌肉结实的罗斯恰特要矮几英尺。他轻巧利落，他的相貌和气质是平和的，甚至带点忧郁。

在公务上，赛缪尔·斯奈切特是詹姆士·罗斯恰特的法律代理人。在实际工作中，他是这个石油亿万富翁在美国的变相自我。罗斯恰特已经在法国住了很多年，但罗斯恰特国际石油公司——尼卜柯——以及它的主要分公司都属美国有限公司，它们的总部办公室在纽约。斯奈切特住在那，在那里的法律处作为罗斯恰特的第一代理人 and 右臂任职。

罗斯恰特通常是流水似地阐述主要战略。赛缪尔·斯奈切特把这些概念进行法律筛选，使它们成为可行的计划，务必使它们实施，以此控制住部门成员及那些六级工资制的董事们。他们还一起继续使之扩充。

“你在电话里没告诉我什么，沙姆，”罗斯恰特在他们坐下来时说道。当他在北京时，斯奈切特曾打电话给他，说他将来波组讨论紧急事务。

“你知道纽约与北京的联系中会有多少窃听者吗？”斯奈切特作了个鬼脸。

罗斯恰特的灰眼睛露出好奇心。“你现在到了这里，我见到你是否应该感到高兴呢？”

“不尽然。我的消息不太好，吉姆。”

“我的都是好的，”这个石油大王很明显地选择了不去注意他的回答的作法，因为他还充满着热情。“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把一切都包揽了。当然罗，你都听说了。各类声

明和公报都给记者们了。我们已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沙姆。

这是他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成功。红色中国在技术上缺少开发它巨大石油蕴藏的能力，伸出触角寻求自由企业的帮助。那些主要石油公司已经通过传统的渠道，作出了试探性询问的反应。詹姆士·罗斯恰特和他的独立公司通过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部长们，并最后与周恩来总理本人交换了意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两周停留期间内，他已与中国在具体的规划和合作措施上达成了协议。尼卜柯将得到在中国广大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和钻井租借权。美国公司在所有生产的石油中可望获得一个可观的股份。

另外，尼卜柯准备以十年的时间在中国建造若干炼油厂、输油管道，石油化学及化肥工厂。专家们估计这些协议对美国以及尼卜柯将意味着八十多亿美元的惊人贸易潜力。

自然，协议生效以前，是需要经过美国政府的批准的。然而，考虑到美国新的燃料缺乏和能源危机，罗斯恰特肯定必要的手续将会很快获得批准。

“是啊，我们已迈出了真正巨大的一步，”罗斯恰特重复说道，同时搓着他那大而有力的双手。

“麻烦也在这里，吉姆，”赛缪尔·斯奈切特忧郁地说，“你和尼卜柯已迈出了太多的大步。”

“请等一下，我想所有的人都为此感到振奋。”罗斯恰特的眉毛皱了起来，脸也沉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如此，”斯奈切特说，“新闻界称你为‘一个对燃料短缺作出反应的人’，‘一个单枪匹马来弥补高额赤字差距的石油巨头’。只要看看那些报纸和新闻杂

志，听听那些电视评论员的评论，你实际上是位民族英雄了。”

“那么是谁搅起了风波呢？”罗斯恰特问道。

“谁？当然是那些大亨们罗。尼卜柯总是打破他们俱乐部的规矩，现在又几乎是把这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关在中国门外了。我的朋友，这简直使他们暴跳如雷、坐卧不安。”

詹姆士·罗斯恰特的眉毛皱得更紧了。

罗斯恰特国际石油公司（尼卜柯）是个独立的公司，它常常公然蔑视和反对那些“大亨们”，那一小撮超级公司垄断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西方世界的石油贮藏、提炼以及机器设备的销售。显然，在相互竞争中，那些主要石油公司紧密协调一致来维持他们的霸权。他们对尼卜柯怀有很多的不满，因为它是那些独立公司中最大的一个，从来没有顺从地与他们合作过。

尼卜柯没有参加统一价额的协议。它的“尼卜柯”牌石油比那些大亨们的“美加”牌石油每加仑要便宜贰角肆分钱。更坏的是，尼卜柯从来不会由于那些基本上可以解决的原油短缺问题，而参加人为地大肆制造所谓“全球能源危机控制集团”的活动。在整个先前的“石油恐慌”期间，尼卜柯照常给它的商人、销售者提供所有的燃料配给，这极大地损害了那些大亨们在公众中的印象——他们以严重短缺为理由，对他们的汽油、燃料及取暖用油的分配削减了几乎一半。

罗斯恰特国际石油公司甚至设法避免了受第一次以及最近这一次阿拉伯石油禁运的影响，它在波斯湾一个海岛酋长国康得那的油田继续在全力生产。

目前，尼卜柯似乎是在它与北京的谈判取得成功的高峰。

“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巨大的石油资源尚未开发的国家，”斯奈切特继续说：“那里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说利润。大亨们自己想获得在中国的协作权，签订建厂及开发的合同。他们中已有三个联合了起来，防止尼卜柯获得它们，设法逐步击败你和尼卜柯。”

“好啊！沙姆，”罗斯恰特被激怒了。“他们混账，他们任命的特殊研究委员会在国会里窜来窜去。我却不是这样，我到北京去，讨论棘手的事实和数据。他们也可以这样干嘛。”

“但是他们没干。”

石油大王说：“三个公司的董事长不会无故突然决定集中对我和尼卜柯施加压力的，谁是他们的后台。”

“吉希·格莱斯特。”

罗斯恰特的大手握紧了。他和他的公司与吉希·格莱斯特石油公司一直进行了几十年的持续斗争。接任的吉希·格莱斯特的经营手段承继了他们企业对尼卜柯的敌意。现在罗斯恰特不得不与最恨他的人包威尔·比艾士进行斗争。比艾士多年来是吉希·格莱斯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最近又成了董事会的主席。

吉姆·罗斯恰特又皱起了眉头。

“你忘了，沙姆，尼卜柯不是一个街头糖果店，我们有三十多亿固定资产，三万多雇用人员。”

斯奈切特还是显得忧郁。

“你是我需提醒的最后一个人。挫败独立公司是那些大

亨们最得意的消遣。”他接着说，“吉希·格莱斯特组成的这三巨头结合可能摧毁尼卜柯。”

是否一切真的都改变了呢？

“谢谢，法律顾问，”罗斯恰特说，“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

“不多，”斯奈切特回答：“第一，尼卜柯可以开始将零售价提到与那些大亨们一样的水平上。同时，我们可以压缩生产，帮助他们维护他们假造的燃料短缺。”

“不行。”

那位代理人纵情地笑了一下：“第二，让吉希·格莱斯特联合公司分享中国交易的利益。”

“我什么也不会让他们分享！”罗斯恰特厉声说。

斯奈切特笑得更厉害了。“第三……”

“我们将与这些家伙较量一下。”吉姆打断了话。

沙姆·斯奈切特平静地盯着他的朋友，罗斯恰特还是一直保持了他所体现出来的一个顽强的、斗志旺盛、坚持主见的人。

“有些事你还须加以深思，”斯奈切特说道：“三个大亨出来攻击尼卜柯的消息将会很快传播开来。当我们忙于应付包威尔·比艾士的时候，我们还将遇到成群的对手，他们尽力干掉一切他们能干掉的人。”

“那是这样的，”罗斯恰特笑着说，“石油生意被清道夫充塞了，你要象打苍蝇一样打掉他们。”

“如果你及时地发现了他们还好说，但是，当他们从后面拥上来的时候……，”

斯奈切特还没说完，书房的门打开了。芭芭娜·华奈丝

走进来，她有着白晰的皮肤，全身线条优美，是一种肉感和外表妩媚的混合。这是很多实足有权势的男人对他们的情妇所要求具有的。斯奈切特说她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具有十足经验的荡妇。

“亲爱的！”芭芭娜·华奈丝欢叫着跑到罗斯恰特的椅子前。她偎过去，用她的双臂搂着他亲吻着。沙姆·斯奈切特注意到，当她拥抱罗斯恰特时，是怎样确切地使她丰满的乳房在他身上摩擦着。她很快直起身来，冲着斯奈切特微笑地一蹙，然后又转向吉姆。

“我想你，”她低声说道：“好象你离开了几个月似的。”她顽皮而又带挑衅地看了他一眼。“你也这样感觉吗？是不是你的主人们为使你高兴给你送来了一些穿蓝睡衣的可爱的女人啊？”她说着托着他的头。

“没有女人……，简直没有娱乐，”吉姆咧嘴笑了笑。

“你只有看了那六小时之久的叫做‘人民的胜利’的芭蕾舞剧后，你才会知道那些具有生气的艺术是多么呆板。”

“我可怜的情人！”芭芭娜说道。这时，她的脸闪亮了起来，发起光来，她说：“我在巴黎买了一些可爱的东西，你想看看吗？吉姆。”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

“沙姆，我们以后再说吧，”他说道。

斯奈切特点点头，看着罗斯恰特和芭芭娜离开了书房。他经常想：詹姆士·罗斯恰特的性冲动是否是他力量的体现或者是源泉，或者是他的突出弱点。他再次考虑了这个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二

六月二十五日。

詹姆士·罗斯恰特曾经是半熟练工，工具修理工，钻探工。他是从油田通过艰难的历程走过来的。他从小本经营开始，毫无保障地探钻油田，后来逐渐地建立了尼卜柯。并绝对地控制了 this 跨国公司。这个公司百分之六十一的股份，是属于他的。

吉希·格莱斯特石油公司的总董事长包威尔·比艾士，是与罗斯恰特完全不同类型的石油大王。比艾士，一个新英格兰、布莱明哈佛商业学校的毕业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就加入到吉希·格莱斯特一起。他在这个机构里稳步地上升，成为副董事，尔后董事，最后成为董事长。

吉希·格莱斯特石油公司有着成千上万的股本，但没有谁比包威尔·比艾士所掌握的百分之九的集团所占有的多。而且他在吉希·格莱斯特的绝对权力，几乎不比罗斯恰特驾驭尼卜柯的权力小。彼艾士在曼哈顿麦迪逊大街的吉希·格莱斯特塔的顶楼上有一套堂皇的办公室。看着他一头的白发，稳重地坐在一张古色古香的黑黄檀木的书案后。与其说他是一位大石油公司的重要高级官员，不如说他象一个小而高级的新英格兰大学的退休校长。

盖伊·波里斯特坐在书桌的对面，此人曾是中央情报局

成员，具有命令似的作风，显得有能力和可靠。他领导了一个叫弗得布尔的私人组织。正如商号信笺头上所描述的一样，他们专门从事于“工业保险”。上层社团的高级人士都知道这个术语是很滑稽的。他们雇用来执行任务的任何人必须是完全信得过的。

“我很想了解一下，尼卜柯的东方计划是不是已经控制住了？”比艾士问。

“行动已经开始了，”盖伊·波里斯特回答，“想听进一步的报告吗？”

“只说说我认为可取的东西吧。”

“好的。”

波里斯特经常被叫来执行开端的行动。在他的头脑中他把这归类于“有组织的工作”。委托人得为这些任务提供大笔款项，但是，只愿听事情是怎样实行的必要的细节。

“我在中东的承包任务者这几天应该有消息了吧。”盖伊·波里斯特说，“我还组织了一班对付零售方向的人马，希望他们能尽快取得成果，”他停了一下，看了看他的洛奈格斯牌手表：“十点零六分，我在十五分钟之内回我办公室去核实一下这两件事。”

“华盛顿方面怎么办？”

“我准备今晚早些时候派个人去，”波里斯特说道，“这件特殊的任务必须保密。”

包威尔·比艾士靠回椅背，他满意了，所有的主要手段全将由有经验的人完成。

弗得布尔是国际性经营的组织，总部设在一个摩天大楼。波里斯特潜身到装有隔音装置的办公室，立即拨了个海

外电话。

高哈得·豪亨庇格是个商品经纪人，在伊斯坦布尔有事务所。

豪亨庇格接了这个从纽约城打来的电话。

“豪亨庇格吗？怎么三天来没有你们的消息？”

“是吗？”高哈得崇拜波里斯特的金钱，但对他本人却不在乎。他除了自己外，任何人都不崇拜。

“你是否已经开始了？”

这种腔调激怒了豪亨庇格，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方式。

“我听不清你的声音，”他说，让这头猪去叫吧，他想着这个前中央情报局人员目前的不得已的窘态，当他把听筒从耳边拉开时，他笑了。

“你是否已经开始——运转你的机器？”波里斯特在电话那头象一头公牛似地吼叫着。

“人已用飞机派出去了，”高哈得回答，“他们已到达目的地。我不久就会得到他们的报告。得到报告后我马上通知你，再见。”他挂断了电话。

豪亨庇格耸了耸肩，如果他的人员那天没有完成委派的任务，他们将会于另一天完成，无论何时完成，没有什么区别，结果也将会一样。盖伊·波里斯特这位不耐烦的中间人将会在代表他的委托人付给高哈得·豪亨庇格的钱里获得十足的好处。

波里斯特的另一个电话是打给当地第三街的房地产经纪人商行的，他与商行老板查尔斯·华尼尔通了电话。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波里斯特问道。

“我们的鉴定人今晚会上去调查第一个地产，”他答道。

“调查必须彻底，要上到下。”
“会办好的。”

“另外的地产呢？南方的以及新英格兰的呢？”
“我们将会办理。”

挂完电话后，波里斯特派人去叫那赛尔·比德逊。这人是他们以年薪六万五千美元雇用的一名主要助手。但私下里波里斯特是以蔑视的态度看待他的。

比德逊精明可靠，但波里斯特认为他不过是一个高级的供人差遣的仆人罢了。

比德逊三十岁左右，面孔刮得洁白，在管理手册中是曾受过赞扬的按章办事的年轻董事，他意识到了他雇主的蔑视态度，并对此很不满。他知道自己是在弗得布尔业务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并认识到，波里斯特的很多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他作为使者或联系人所做的工作。

然而，他被波里斯特所胁迫，并受到所得薪金的束缚。他需要高薪，他和他的妻子迈伊总是入不敷出。

他来到了波里斯特的办公室。波里斯特微笑着说：“我们的大委托人感到很满意，而且至今为止所有的消息都是好的。攻击尼卜柯计划的一部分的实施可能已不成问题。罗斯恰特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将有什么向他们袭来，罗斯恰特本人也不会知道。”

比德逊润了润嘴唇。“迈伊……”

“不用怕，那斯。你没有转入任何一次这个有组织的行动中去。不过，从现在开始，你要密切注视报界的动向。你将从事务进展中获得教益。”

波里斯特的态度改变了。换上了严肃和命令的口吻，他